

苏南·赛回忆西藏

《西藏口述历史计划》记录

2010年4月7日，印度穆恩德戈德

我在1929年出生于安多地区（今青海省）的容承拉嘎村。小时候，我跟父母同住。家里还有五个兄弟姐妹、阿姨、叔叔和祖母。父亲还有其他亲戚，但他们住在其他地方。

我家附近有森林、河流和草原，所以大部分人不是农夫，就是牧民，我们还饲养很多牲口。我家以务农为生，村里所有人都是农夫，连小孩子也到田里干活。我们不从商，是虔诚的教徒，一直快乐地工作。那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地方。

西藏食物

每户家庭都有地方种菜和果树。那儿没有市场出售食物，但是我们不用购买粮食。在夏天，我们到森林采摘蔬果。冬天下雪时，树上没有果实，不能采摘。树林有20至30种蔬果，但在冬天只有黄梨子成熟得可供采摘。我们将梨子放在篮子里过冬，作为藏历正月至三月的食粮。我们用泥糊将篮子封住，并存放于阁楼。虽然翻开泥糊后，部分梨子呈黑色，而且很冷，但是吃起来清甜多汁。

在家乡我们吃汤面、饺子和面包。我们会在汤里加入青菜和土豆。我们用麦面团来包饺子，并将韭菜和南瓜粒跟肉碎混在一起作馅子。我们还会吃水煮萝卜。因为家里没有制面机器，所以面条全以人手搓造，我们习惯亲自制造食物。作为农夫，我们甚少吃肉。就算吃肉，我们只吃羊肉和牦牛肉，不吃公牛的肉。

干农活

我小时候负责收集柴木和牛粪，闲时也要放牧。到15岁时，我到田里掘松泥土。年轻人全部都到农田干活，不论男女，分工合作。我父母也在农地工作，他们负责收集各种粪便，用来施肥。家中男丁用公牛拉犁耕作，有时候我地用另一种牛拉犁，那是牦牛与乳牛的混种牛。妇女则铺平农田，掘松泥土三次，让农作物长得更好。我们依靠自己完成所有农活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受聘于其他家庭。我们种植小麦、大麦和豌豆。我们同时种植芥菜，从中提炼食用油。

兴建村屋

我家的屋子只有一层。在安多地区，很少屋子是多于一层的。墙壁和柜子都是木制的，柜子被涂上颜料。屋子和祭坛刻有精致的雕刻。因为气候干旱，甚少有雨水渗入，所以屋顶不需以水泥制造，用泥土便可以了。屋子直接建在土地上，但我们会在睡房铺上木地板。

村里的人守望相助，一家建房子时，其他每家都派出两人来协助他们。由于这属义务性质，屋主不用付他们工钱，但通常屋主会以食物招待和答谢来帮忙的人。建造地基和墙壁需时较长，一般要花上一至两个月。当工地需要木头时，工人便到森林砍树。我的家乡天然资源丰富，我们不用从外地购买物资。一所房子可以住上一两代人。如果房子出现裂痕，我们便把它拆卸重建。

为病人祷告

每所房子都建有一个诵经室，足以容纳 50 至 60 名僧侣。天花板被涂上颜色，房间里收藏经文，以及供奉神佛画像。一般而言，一个家庭只会邀请 15 至 20 名僧侣前来诵经。可是，如果家中有人不幸离世，他们会邀请整个寺庙的僧侣前来。那个家庭要为全村所有人和僧侣提供五天膳食，以为亡者积阴德。
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很长寿，大多活到八、九十岁，甚至一百岁。他们甚少受疾病煎熬。我的村落没有医院，也没有医生。有人生病的话，村里的人会在黄昏聚在一起，一同为病人诵经祈福。当有人命危时，人们会进行占卜，若卦象指示他们进行祷告，他们便邀请僧侣为那个家庭诵经。

若有人去世，其遗体不会被马上移走，反而要被安放在家中一至两天，甚至一星期。至于实际时间则交由懂占星术的人计算。先人遗体会被安放于屋内一个独立空间。基于安多气候寒冷，尸体不会传出臭味。

接着，后人会为先人举行天葬。家属、邻居以及朋友移送遗体到偏远的牧场。整个过程由男丁负责，女士不能参与。最后，他们任由秃鹫吃掉先人遗体。以前的人说秃鹫不会吃罪人的尸体。他们还说先人让鸟儿吃其遗体，使牠们得到温饱，很值得敬佩。

中国人初次到来

由于安多地区邻近中国边界，很自然成为中国人踏足西藏的第一站。第一批到埗的不是中国军人。他们穿普通的衣服，待人友善。他们三三两两探访不同家庭，跟他们吃饭，然后付钱。他们就这样轮流探访村落所有家庭。他们叫年青男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进舞。他们还拖舍金钱予穷人，从他们口中了解每个家庭的事情。他们一共逗留了好几个月，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他们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村庄里。现在回想过来，他们肯定是在评估西藏人家庭有多少财产。后来，中国人宣布「解放」西藏，我才发现他们清楚掌握我们拥有多少财产。他们一直欺骗西藏人。

中国军队入侵

几个月后，穿绿色军服的中国士兵终于来了。某天早上，当我们醒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村庄已被中国军队包围。有些富裕家庭逃到森林里，来不及逃跑的便被抓住。中国士兵向人群开枪，以便他们捉拿所有家庭的一家之主，所以家中其他人用仅有的武器一斧头和菜刀向他们还击。如果在中国军队在抓人过程中遇到阻碍或抵抗，他们会把所有人杀死。至于逃到森林的人，他们全在空袭中丧生。

部分年青人被囚禁起来。附近所有的村民被叫到街上，看着囚犯颈上被扣上木铐示众，木铐上写上该囚犯的行刑日期。部分人低下头，活像死去一样。中国士兵看到的话，他们便拉扯囚犯的头发让他们抬起头来。老百姓被迫看着亲人被枪杀，简直痛不欲生。

我的兄弟和其他两人一同被逮捕，然后他们被送到中国接受为期约 15 天的审讯。我们以为他这次一去不返，但他最终被释放。及后，中国人容许他回家三年，在这三年间，他只能单独一人，不许参加任何聚会或与其他人接触。在夏天他被叫去开垦农地；在冬天他被叫去收集制造农作物肥料的糟物。

在我逃到拉萨前，我在中国的魔爪下活了十年。中国政府没收我们的农地和牲口。他们没有将农地分配予其他人，他们反而将农地国有化，其他人到人民公社工作。收成期结束后，如果我和我丈夫有贡献，我们有权分得一份粮食。可是，老人家和小孩却无权得到粮食。中国人带来了浩劫，所有人都吃不饱，他们要吃杂草充饥，有些人更死于饥饿。

为西藏人绝育

我和我丈夫无儿无女，因为中国人替跟我年纪相若的女性进行绝育，我们无法生育。在我的村庄，中国人要求所有介乎 20 至 40 岁的女性接受绝育手术，附近的村庄也有同样情况，连男丁也不能幸免。中国人没有说明他们的计划，他们只说他们要看我们的私处。我们当然不会随便向别人展示私处，所以村里的女生都拒绝了。后来村领导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，他会惹上麻烦。我们出于恐惧，便照他的意思去做。男士被带到另一个地方，我听说他们大腿附近的一条血管被切断。

我们四肢被绑住，然后他们向我们注射药物。他们还触摸我们的腹部。接着，我们被带到一角，那里有戴着手套的中国女士。她们将手伸进女性私处，还有一个盛载剪刀和其他物品的盆。有些女生觉得被羞辱，哭了起来，也有一些人受不了痛楚而大哭起来。我们吓得甚么都不敢做，我们也没有资格向中国人投诉。那时，我们真的不明白他们在干甚么。后来我们反复思考，终于知道了真相，所有人都很伤心。

逃离中国魔掌

中国人杀光我父亲的兄弟姐妹，他们的子女也被关进牢里。我有两个姐夫死在狱中。由于我夫家以前挺富有，我们感到不安，害怕中国人会把我们关起来。我的兄弟一早搬到拉萨，所以我们夫妇俩决定逃到那儿。我们身上的钱不够去拉萨，故此我把我的耳环、珠宝和锦衣卖给朋友和亲戚。我们离开时身无分文，连一个杯子也没有。

我们起初在拉萨当采石工人，但我们没有继续下去，因为我们生怕弄伤手，而且我们头疼痛。我们在拉萨只逗留了一至两个月，便搬到日喀则。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一年，后来又搬到亚东去。在那里，我们收集木头，并卖给啤酒商。就这样，我们维持了生计，也存下了一笔钱。后来我们到印度去朝圣，我们妄想朝圣后便可以回到自己的村落。可是，我们回到日喀则时，才知道拉萨受到中国军队攻击。

所有男丁都留下妻子在日喀则，跑到拉萨加入「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」。我们选择逃往印度。我们决定逃到印度，因为我之前朝圣时已到访过此地，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逃。与此同时，我丈夫在拉萨跟中国人打仗。当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时，他是其中一个拥护者。他命中注定没有被杀死。在很多村落，例如安多顺岗、安多桑嘎和卡拉延多，一族两代人全被中国人屠杀。最近我重回我的家乡，我已经找不到跟我年纪相若或更老的人，因为中国人把他们杀光了。